

飲冰室主人述

中國之  
武士道

高等小學及中學教科

## 蔣序

今人常有言曰：文明其精神，不可不野蠻其體魄。余謂野蠻時代者，所以造成文明時代之作用也。蓋地球當太古之時，僅有荒荒植物之世界者，不知幾何年。此植物世界時代，孕育全地球之養氣，使之濃厚。又埋藏其植物之本質於地中，而爲石炭。假令地球無此若干年植物世界之時代，恐養氣不足於用，而石炭亦且無有其能造吾人今日文明之時代耶。然則吾人當未進人類而尙爲動物之時，角逐於山野，以力自衛，而此體力之養成，至今日尙獲收其效用。自世益文明，用力之事寡，體力遂日益柔薄，此可爲文明時代一大憂患之事。甚則或可至以體力漸銷，而人類竟至絕滅，此毫非過慮之言也。故近時學者，百計千方，時思所以維持此體力之道。若種種體操之事，與學科並重，甚哉養力之道，固若是其要也。惟我中國自秦漢以來，日流文弱，簪纓之族，佔畢之士，或至終身袖手雍容，無一出力之時，以此遺傳成爲天性，非特其體骨柔也。其

志氣亦脆薄而不武。萎靡而不剛。今日爲異族所憑陵。遂至無抵抗之方。不能自振起而處於劣敗之列。攷其最大之原因。未始不由於此。此尙武尙武之聲。所由日不絕。發憂時者之口也。

彼日本崛起於數十年之間。今且戰勝世界一強國之俄羅斯。爲全球人所注目。而歐洲人攷其所以強盛之原因。咸曰由於其嚮所固有之武士道。而日本亦自解釋其性質剛強之元素曰武士道。武士道於是其國之人。咸以武士道爲國粹。今後益當保守而發達之。而數千年埋沒於海山數島間之武士道。遂至今日其榮光乃照耀於地球間。雖然此武士道者。寧於東洋爲日本所專有之一物哉。吾中國者。特有之而不知尊重。以至於銷滅而已。吾聞之也。凡有絕大之戰爭。往往賴有雄偉之文字。淋漓之詩歌。而後其印象日留於國民心目之間。否則不數年而黯晦消沈。以盡故戰爭必伴文學。爲今時人所屢唱。蓋非文學則無以永戰爭之生命也。又豈特戰爭而已。凡社會中有超奇之事故。傑

特。之。人。物。又。必。賴。有。所。以。紀。念。留。傳。者。而。後。融。化。其。超。奇。傑。特。之。氣。風。於。全。社。會。中。漸。漬。積。久。而。成。爲。一。民。族。所。有。之。特。性。不。然。有。奇。行。焉。而。不。彰。有。特。操。焉。而。不。光。則。無。以。激。動。社。會。之。觀。念。而。人。民。將。日。返。於。昏。庸。陋。劣。之。狀。態。婆。來。士。曰。阿。峩。蔑。農。之。前。雖。有。幾。多。之。勇。士。然。傳。彼。等。者。以。無。史。家。無。詩。人。無。新。聞。記。者。無。歌。者。無。泣。者。無。讚。者。而。遂。至。埋。沒。於。土。中。者。也。噫。吾。聞。之。而。悲。夫。吾。中。國。之。陷。於。不。武。其。受。病。不。亦。猶。是。哉。沈。沈。數。千。年。歷。史。之。中。其。可。以。發。揚。吾。國。人。之。武。士。道。者。何。限。今。日。而。慕。人。之。有。武。士。道。也。亦。猶。之。仰。給。五。金。石。炭。之。材。料。於。外。國。而。不。知。吾。國。固。所。至。皆。鑛。藏。也。特。不。知。開。鑿。而。取。用。之。耳。今。飲。冰。主。人。之。著。是。書。蓋。欲。發。吾。宗。之。家。寶。以。示。子。孫。今。而。後。吾。知。吾。國。尙。武。之。風。零。落。數。千。年。至。是。而。將。復。活。而。能。振。吾。族。於。蕉。賴。凌。夷。之。中。復。一。躍。而。登。於。榮。顯。之。地。位。以。無。貽。祖。宗。之。羞。其。必。有。賴。於。是。矣。

抑尤當進一言於此。余嘗病太史公傳游俠其所取多借交報仇之人而爲國

家之大。俠缺焉。以爲太史公遭蠶室之禍。交游袖手坐視。莫救有激於此。故一發舒其憤懣。以爲號稱士大夫者。乃朱家郭解之不若。非真如墨家者流。欲以任俠敢死。變厲國風。而以此爲救天下之一道也。觀於墨子重繭救宋。其急國家之難若此。大抵其道在重於赴公義。而關係於一身一家私恩私怨之報復者。蓋渺焉。此真俠之至大。純而無私。公而不偏。而可爲千古任俠者之模範焉。夫報復私怨。殺仇敵而快心。此蠻野時代之風。任俠者固已恥之。若捐軀以報恩。此固爲任俠者所許。而可數爲任俠中道德之一種。雖然。吾以爲必有赴公義之精神。而次之。乃許其報私恩焉。不然。彼固日日欲赴公義。而適以所處之地位。有不能不報私恩之事。而後乃以報私恩名焉。要之所重乎武俠者。爲大俠。母爲小俠。爲公武。母爲私武。此母視吾言之。徒涉乎理論焉。吾蓋深有見於中國之事實。而以此不可不亟辨別之一言也。吾南人焉。請言南方。夫南方鄉里之械鬪。或爲田水。或爲墳墓。合一村一族之人而起。塗膏血。捨性命。至殺傷。

千。百。人。而。不。悔。夫。非。不。勇。焉。惜。乎。其。用。之。爲。爭。田。水。爭。墳。墓。之。一。小。故。若。擴。而。大。之。而。爲。保。種。族。強。國。家。之。事。則。全。地。球。皆。將。仰。吾。人。種。之。勇。名。雖。穆。罕。默。德。成。吉。思。汗。偉。大。之。功。業。又。何。難。建。設。於。吾。人。種。之。手。而。又。奚。獨。讓。日。本。以。武。士。道。之。名。使。專。美。於。地。球。也。抑。吾。邑。諸。暨。又。請。言。其。風。俗。吾。邑。蓋。居。羣。山。中。於。文。字。性。不。近。文。風。素。劣。於。旁。邑。而。獨。以。強。悍。著。稱。常。人。於。襪。邊。多。懷。逕。尺。之。利。刃。一。言。睚。眦。輒。相。見。以。血。錢。糧。多。自。完。納。官。不。敢。進。其。村。催。索。者。甚。多。或。兩。族。相。鬪。陳。尸。數。百。各。由。其。本。族。之。宗。祠。給。與。死。者。之。家。屬。以。錢。兩。造。相。殺。傷。無。報。官。者。若。他。人。欲。借。以。報。仇。給。死。者。錢。亦。有。定。額。一。言。之。下。數。百。千。人。可。立。集。故。天。下。有。事。則。我。邑。必。有。與。者。清。初。革。命。者。數。起。洪。楊。之。變。則。有。包。立。身。等。庚。子。之。亂。亦。釀。教。案。向。嘗。竊。計。以。爲。民。風。若。此。文。化。非。所。期。然。海。內。風。雲。則。正。英。雄。之。資。也。及。與。之。語。國。家。大。事。則。茫。然。多。不。省。聽。之。若。毫。不。足。催。其。興。味。者。然。又。與。之。引。而。至。於。五。十。里。百。里。之。外。則。膽。小。如。鼷。竊。竊。思。歸。其。意。氣。與。在。鄉。時。大。異。

於是乃知其不可用。夫吾雖僅言南方，僅言吾邑，然不過舉其知者言之耳。吾恐私鬪勇公鬪怯，吾國人之性質，直無一不若是。夫世界日益進化者也。故人事亦不可不隨之而進化。彼日本之武士道，當維新之時，既以之覆慕尊王，而用之於國家。至今日又發展其國力，與列強爭衡，而用之於境外。若夫南洋各島之土番，跳梁山林，出而噬人，豈曰不武，然而日本之用武焉，博美名，享榮譽，握東洋之霸權，而鞏國家之基礎，貽子孫以無疆之大業焉。而南洋各島之土番，號爲野蠻，名曰兇惡，而土地削奪，種族衰耗，同一用力，而有若是其大不同者。無他，亦其用之之道，有大小焉而已。吾聞解剖英雄之性質者，其一條曰：凡英雄者，爲國家爲社會而動者也。然則由是而推續之，爲國家社會而不動者，非英雄也。不爲國家社會而動者，亦非英雄也。我國人多爲國家社會而不動，否則不爲國家社會而動，是兩皆非英雄之道也。夫我同胞號稱四萬萬，於人數居全地球種族中第一位，宜乎握全地球第一之權力矣。然我人種，非但不

能。握。全。地。球。第。一。之。權。力。也。異。族。列。強。得。統。轄。吾。之。土。地。而。鞭。笞。吾。之。人。民。而。我。人。種。心。悅。視。俯。首。帖。耳。不。稍。自。恥。奮。怒。於。厥。心。而。思。振。起。而。徒。用。其。武。力。於。一。身。一。家。一。鄉。一。邑。之。事。如。蟻。之。鬪。於。隙。中。不。知。有。天。地。之。大。其。智。識。曾。不。過。高。出。南。洋。各。島。之。土。番。一。等。也。如。是。而。欲。不。爲。人。之。所。弱。亦。難。矣。昔。孟。子。告。齊。宣。王。以。好。大。勇。無。好。小。勇。吾。亦。欲。以。是。言。進。於。吾。人。之。前。夫。是。以。惓。惓。焉。獨。置。辨。於。此。而。欲。擴。張。我。國。人。尙。武。之。範。圍。而。大。之。誠。審。是。意。而。讀。是。書。取。古。人。武。勇。之。精。神。因。時。勢。而。善。用。之。其。於。提。唱。尙。武。者。之。心。必。蓋。有。合。矣。

甲辰仲冬蔣智由識於日本之東京



## 楊叙

新會梁氏撰中國之武士道一書既成。且自爲之叙。以示楊度。楊度曰。子之命。是書爲中國之武士道也。豈非欲別於日本之武士道乎。其欲別於日本之武士道也。豈非以武士道之名。雖日本所有而中國所無。然以云武士。則惟日本以爲藩士之專稱。以云武士道。則實不僅爲武士獨守之道。凡日本之人。蓋無不宗斯道者。此其道與西洋各國所謂人道 *Humanity* 者。本無以異。西人以此問題競爭戰鬥而死者。史不可勝述。惟其名不如武士道之名。有輕死尙俠之意焉。中國古昔雖無此名。而有其實。則假彼通用之名詞。以表揚吾民族固有之天性。固無不可也。雖然。合二國之歷史比較而觀之。此中有一大問題焉。乃日本之武士道。垂千百年而愈久愈烈。至今不衰。其結果所成者。於內則致維新革命之功。於外則拒蒙古勝中國。併朝鮮。仆強俄。赫然爲世界第一等國。若吾中國之所謂武士道。則自漢以後。即已氣風歇滅。愈積愈懦。其結果所成者。於

內則數千年來。霸者迭出。此起彼仆。人民之權利。任其剗削。任其壓制。而無絲毫抵抗之力。於外則五胡入而擾之。遼金入而擾之。蒙古滿洲入而主我。一遇外敵。交鋒即敗。至今歐美各國。合而圖我。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國民昧昧冥冥。知之者不敢呻吟。不知者莫知痛苦。柔弱脆懦。至於此極。比之日本。適爲反對。一則古微而今盛。一則古有而今無。現象之相反如此。此其故何哉。梁氏之論中國也。曰專制政體之故。楊度曰。豈獨政治。蓋亦學術之異。有以使之然者矣。夫日本本無固有之學術。自與中國交通以後。乃以中國之學爲學。直接而傳中國之儒教。間接而傳印度之佛教。舉國中人。無能出此二教之範圍者。夫此二教者。其義相反。而其用有相足者。何以言之。孔子之道。專主現世主義。諄諄於子臣弟友之節。仁義禮智之道。經傳所載。惟於身心性命家國天下之關係。反復言之。而於有生以前。既生以後。皆不過問。故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吾欲言死有知乎。恐孝子順孫。妨生以事死。吾欲言死無知乎。恐不孝之子。棄其父。

母而不葬。故惟言朝聞道可以夕死。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以此數語爲其教戒而已矣。蓋儒教對於生死問題。乃以局外國而嚴守中立者也。其切於人事之用。而不使人探索於空虛。自非他教所能及。故有謂儒教爲非宗教者。若夫佛教則不然。釋迦本以此死生問題。棄其王子之位。三衣一鉢。入山學道。彼時觀天地念無常。觀山川念無常。觀萬物形體念無常。經十二年。而一旦於菩提樹下。豁然大悟。其後廣說妙法。普濟衆生。皆無不準此問題。以爲濟渡。以三界爲火宅。以此身爲毒蛇。特立十二因緣。以明生老病死。因果環復。苦業無窮。而以滅去無明。免此生死。爲唯一之手段。以爲身者衆苦之本。禍患之源。又以生死皆由于心。若心滅則生死皆滅。龍樹諸人釋之。亦謂所有一切法。皆是老死相。終不見一法。離生死有住。皆對於生死問題。而力求其寂滅者也。此與儒教教義。實爲大相對。而日本學之。則反能得二者之長。而相輔相助。以了人生之義務。故其人於成仁取義之大節。類能了達生死。捐軀致命以赴之。

故楠正成之將赴難於湊川也。詣明極楚俊禪師而問以死生交謝之際。禪師答曰。截斷兩頭。當中心一劍。而正成遂死。新田義貞之將死國也。以書遺子孫曰。進亦非死。退亦非生。死生終必有期。譬如晝入夜。由夜入晝。其徹悟通達如此。故能輕棄其學佛之軀殼。以保全其學儒之精神。西鄉福澤之流。皆遵此道。以成一世之偉人者也。吉田松陰有言道。盡心安便是死所。乃諸人所共同之心得矣。故山岡鐵舟之論武士道曰。武士道之要素有四。一報父母之恩。二報衆生之恩。三報國家之恩。四報三寶之恩。三寶者。佛法僧也。而行此武士道無他義焉。一言以蔽之。至誠無我而已。由此觀之。則日本之所謂武士道者。實儒實佛。非儒非佛。幾於參合融化。兩取其長。而別成一道矣。然其學儒之弊。不至文柔不振。而流於朝鮮。學佛之弊。不至虛寂無用。而流於印度。此必非拘守一家之說者。可以期此美果者也。而儒教之中。於孔孟以後。獨宗陽明。更以知行合一之說。策其以身殉道之情。此又於儒術派別之宗尚。亦有以異於我國。擇

術既異。收效自殊。此皆其武士道成立之原素。而日本所以致霸於東洋者也。由是反而觀於我國。則戰國以前。學術繁盛。未定一尊。人各鼓其聰明才智。以自獻於社會。故其時實行之力。亦甚強毅。學道之士。心有所識。身必赴之。雖殺身冒死不顧焉。故中國之武士道。於彼時甚爲發達。及乎劉漢之世。罷黜百家。獨宗儒術。其後歷代霸者。利其便己。皆因襲之。專以儒教爲其國教。其間宋儒程朱之儒。稍變面目。雖不如陽明之即知即行。勇敢能任。然於孔子之義。無大背焉。夫以儒教之專重現世主義。言生而不言死。切事近情。教人以求仁之術。使中國而果於數千年中。實行孔子之道。以至於今。則雖不能以雜霸武功。與今世列強爭雄於地球之上。亦豈不能使彬彬禮義。爲東方君子之國乎。無如自漢以來。所謂尊崇儒教者。不過表面上欺人之詞。而其實則所行者。非儒教。而楊朱之教也。世之學者。皆謂楊朱祖述老聃。然老聃之道。廣漠無涯。範圍至大。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陰謀。皆自此出。楊朱之學。不足與比肩也。莊子則固儒

教之達人。畧文而從質者。其論生死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又曰。死者。上無君。下無臣。亦無四時。從然而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遂不能過。此齊物論之旨。其意有所寄也。若列子則主萬物一體者。其言曰。死者。人生至樂之大者也。大哉乎死。君子息。小人伏。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不肖者伏。夫莊子以貴賤論。可以警富貴之偷生者。列子以君子小人論。以爲同有一死。則君子何必爲善。小人何必不爲惡。此於勸世之道。無所當矣。然未如楊朱之甚也。楊朱之言曰。百年者。壽命之大者也。雖然。達於百年者。於千人無一人焉。又曰。人之生者。奚爲哉。奚樂哉。曰。鮮衣厚食之爲爾。聲音美色之爲耳。又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人。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又曰。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高橋五郎論之。謂是皆絕望之語。陷於自暴自棄。流于放情縱慾。嗚呼。推楊朱之罪。則亦何止於此。夫楊朱所持者。亦現

世主義也。然於現世之中，不勉爲人生，應盡之道，而徒以鮮衣厚食，聲音美色，爲樂。至教人不爲仁聖，而爲凶愚，不爲堯舜，而爲桀紂，苟偷俄頃之歡娛，以待一死之臭腐。生前死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顧。此與孔子所持之現世主義，有大相反對。如水火不能相容者，此直人道之公敵，而不僅爲孔教之仇讐也。然惟其與孔教所持，皆爲現世主義，則凡孔教之徒，既不能以佛教之理了解死生問題，而惟於現世之中，日用尋常之事，兢兢業業，惟恐失墜，則必遇事遇物，皆爲一身苦惱之緣。於是楊朱之說，得以乘間抵隙而入，而據之學孔子，則甚難。而學楊朱，則甚易。學孔子，則甚苦，而學楊朱，則甚樂。人情莫不惡難而喜易，避苦而趨樂。於是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遂爲中國普通社會之思想。至今日而國事之危，有如累卵，舉國上下，人盡知之，無論若何頑固之徒，未有實信今日之中國爲太平無事者。然知之而遂心焉憂之，謀所以挽救之者，舉國中無幾人焉。自公卿大夫士，以至于庶人，日孜孜於社會，以謀其鮮衣厚食，聲音美色之

樂不求當世之譽。不顧後來之毀。甘爲凶愚而不惜。至語以國事。則掩耳而走。瞠目而視。若與之言他國之事也者。問其意之所在。則偷生而已。畏死而已。姑保此首領。尋娛樂以待死而已矣。不惟存之於心。抑且出之於口。與楊朱之說無絲毫之差異。蓋純粹之楊朱現世主義也。夫中國號稱儒教之國。若以此而亡其國。抑豈孔子所能任咎者。然使中國果眞屏孔子而師楊朱。取大成至聖之號。移而奉之一毛不拔之人。則羣知中國爲楊教之國。而非儒教之國。名實相符。表裏如一。則亡國之原因。猶易尋其所在。無如儒教之徒。又曾有如韓愈等者。好爲名實相反之論。以炫其奇。如其代周文作羨里操曰。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桀紂而可爲聖明。則堯舜亦可爲暴戾。凶愚之與仁聖。可以互易其名。此又楊朱之所不及料矣。然中國之人。方將欲陽奉孔子而陰師楊朱。則亦利用此謬說而樂爲附和之。千百年來。此種論說。流行社會。又已成久假不歸之勢矣。故中國今日之人。明知國家之危亡。猶可頌曰太平。明知官吏之腐敗。猶可



媚曰文明。明知人士之無罪。猶可誣曰當誅。充其量。即謂楊朱大聖。孔子無道。蓋亦無所不可。特古昔已定之位置。不敢驟易之耳。夫名實淆亂。表裏違反。至於如此。則日本人之常言。孔子之道不行於中國。而行於日本。中國奉其名。而日本行其實者。豈過言哉。不然。孔子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何於中國無一能實行之人也。夫孔子之現世主義。行於日本。猶必假佛教以助之。而後實行之力始大。而況中國既無佛教之助。又有楊朱之奪復有韓愈等爲我國民獻自欺欺人之術。則秦漢以前。輕死尙俠之武士道。果何自而有。稍留根芽之地者乎。故中國武士道之所以銷滅者。又因此。似孔似楊。非孔非楊之學說。有以斬削之之故也。夫以儒教爲正。以佛教爲輔。而發達此武士道者。日本之所以強也。以儒教爲表。以楊教爲裏。而斬除此武士道者。中國之所以弱也。此即所謂學術不同。有以致之之故也。夫武士道之所以可貴者。貴其能輕死尙俠。以謀國家社會之福利也。然而死者。實人生最難之問題。白。

隱禪師謂死生者事實也。非可以空言空論自慰。以慰人者。故苟非其人之理想。能超然於死生之外。則必不能輕棄其身。而欲人知此身之輕而可棄。則此身以外。其更無重於此者乎。抑有重於此身而不與身同棄者乎。由此以求之。則宗教界哲學界有一大問題焉。乃靈魂之死與不死是也。古今學者之所論。大抵出入於兩端。其主靈魂有死說者。有二派焉。其一則謂死者斷滅而絕無。如法儒笛卡兒言人之死也。非靈魂去其身體之結果。不過身體之機械破壞而停止運動耳。然奈布尼克反對之。以爲生物者多數之單子積合而成。其中一單子握主權而爲靈魂。他單子皆從屬而爲身體。植物之精神無死。生則人之單子亦無死。生故死者非消滅而進化也。其二則謂人死惟靈魂滅。其他不滅。如科學家朶因氏哈克斯列氏清達兒氏之倡生物進化論也。以爲宇宙間之物體。皆由元素之化合。物體有生有滅。而元素無增無減。人身組織之物體。亦猶是也。雖生活力喪失。以至於死。而勢力恒存。物質不滅。然英儒西濟伊克

氏買耶氏反對之，以爲今日之哲學不當反科學的，而當超科學的，以目的論的見解勝機械論的見解。科學者謂人類以適于地球熱度而成形。然地球之原始如何乎？科學者謂地球由太陽分離。然太陽之原始又如何乎？以此窮科學者之說。凡此者皆謂靈魂有死說之未能盡善者也。其主靈魂無死說者亦有二派焉。其一則謂死後有轉生。世界古時各種宗教皆有此說。如猶太教之言天國地獄。印度之波羅門教佛教之言八大地獄及修羅餓鬼畜生之各道輪迴。埃及古教之言人死之後轉軛於一百餘種之動物而復爲人。梭格拉底亦謂死者如船長促予出帆。生由死來。死由生來。於此有死即於此有生。故以哲學爲學死之學。然世人之反對此種論說者。則曰告汝死屍蠕蛆。集者汝之後身也。汝之轉生也。嗚呼。此實快論也。夫世界至今日。科學日進。此等謬說。自不待辨。歐美之人若此觀念者。蓋已漸少。惟南洋土蠻猶謂死爲第二之生。中國今日下等社會女子社會。猶恃此輪迴報應之說。以爲懲勸。則無教育之

國所必有之現象也。其二則謂死後無轉生。如普拉得之言人之精神居于肉身之中。而生束縛。故必於肉身上制下等之情慾。養本來之性質。而歸復於實體。然加藤咄堂論之。謂精神舍此肉身。必無所歸。則亦不能離肉身而存實體。凡此者皆謂靈魂無死說之未盡善者也。然則靈魂果有死乎。果無死乎。欲言有死。則世之死者無所勸。欲言無死。則死後之精神人誰見之者。雖然。吾思之。吾重思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不獨其體魄之異也。尤在其精神之異。禽獸之知覺。亦能覓食以避飢。擇居以避寒。自謀其體魄之生活。惟其精神所及者。不過如此。雖亦有愛護其羣之德。然不能發達此精神。使之布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此其所以不如人類也。若夫人類專以體魄而論。據生物學者之言。則人狻同祖。其一身之構造。所以異於他動物者。蓋亦幾微無幾。惟其精神可以位天地而育萬物。此其所以爲高等動物也。若如楊朱之學。專以其高尚純潔之精神用之於鮮衣厚食聲音美色之地。以自適其體魄。圖生前下等之樂。而不

能任重致遠。以謀人羣之福利。則與禽獸直無以異。安見其爲人類乎。故人類與禽獸之界。不以體魄之構造分之。而以精神之作用分之。可一言以判焉。曰。精神戰勝體魄者爲人類。體魄戰勝精神者爲禽獸而已矣。雖然。人之精神與體魄戰。而欲求其勝。此其事亦甚難。既有體魄。則有衆苦。飢寒勞動。在在迫之。於是衣食住三者之慾望。以起。而此慾望者。因體魄而牽。及精神。環吾一身。種種困難。皆爲精神之累。此仁聖凶愚堯舜桀紂所同有。而不能避者也。惟桀紂。則以精神殉之。而成爲凶愚堯舜。則不以此變易。其固有之精神。而成爲仁聖。故人君子。每遇不得已之際。輒毅然棄其體魄。而保其精神。誠以理欲交戰之際。必有一勝一敗。二者既不可得兼。則寧舍體魄。而取精神。以死棄此臭皮囊之苦累焉。雖然。體魄則已死矣。其精神亦將與之俱死乎。是則不然。夫今日之世界。爲古人之精神所創造。將來之世界。又必爲今人之精神所創造者。此人類進化之道。純恃此以爲之元素者也。仁者之精神。恒以普濟。

衆生爲其畢生之義務。其身雖死而其精神已宏被於當世與後來之社會。故孔子死矣而世界儒教徒之精神皆其精神也。釋迦死矣而世界佛教徒之精神皆其精神也。於中國言孔子則孔子死於日本言孔子則孔子生於印度言釋迦則釋迦死於日本言釋迦則釋迦生。死者其體魄而生者其精神故耳。由此推之。今世界之言共和者無一而非華盛頓。言武功者無一而非拿破崙。言天賦人權者無一而非盧梭。言人羣進化者無一而非達爾文。蓋自世有孔子。釋迦。華盛頓。拿破崙。盧梭。達爾文。諸傑以來。由古及今。其精神所遞禪所傳播者。已不知有幾萬億兆之孔子。釋迦。華盛頓。拿破崙。盧梭。達爾文矣。而遂以成今日燦爛瑰奇之世界。其餘聖賢豪傑之士。皆無不如此者。此無他。體魄者所以載人之精神者也。使無精神則體魄無所用。使無體魄則精神亦無所宿。然體魄者無百年而不死。無論若何賢哲。能以不死之丹。長生之藥。避此無常之風。以常留於世界。而欲以此至促之體魄。載其至永之精神。此其道無由於

無。可。如。何。之。中。而。欲。有。以。補。之。則。惟。有。借。來。人。之。體。魄。以。載。去。我。之。精。神。而。已。去。我。之。體。魄。有。盡。而。來。人。之。體。魄。無。盡。斯。去。我。之。精。神。與。來。人。之。精。神。相。貫。相。襲。相。發。明。相。推。衍。而。亦。長。此。無。盡。千。秋。萬。世。永。遠。流。傳。非。至。地。球。末。日。人。類。絕。種。則。精。神。無。死。去。之。一。日。盛。矣。哉。人。之。精。神。之。果。可。以。不。死。也。故。予。以。爲。非。解。釋。死。後。之。精。神。問。題。者。不。能。解。釋。生。前。之。體。魄。問。題。世。之。宗。教。家。哲。學。家。有。欲。於。生。死。問。題。中。求。正。大。無。弊。之。說。者。或。亦。以。予。爲。知。言。也。梭。格。拉。底。有。言。人。類。之。進。步。以。個。人。連。續。之。無。限。而。始。成。之。者。也。豈。非。此。意。也。乎。雖。然。此。理。也。固。猶。哲。理。中。言。也。以。之。對。於。吾。國。國。民。所。師。奉。之。楊。朱。學。說。重。體。魄。不。重。精。神。顧。生。前。不。顧。死。後。者。則。猶。有。反。對。之。勢。彼。以。爲。死。後。至。永。之。精。神。留。之。亦。將。何。用。生。前。至。促。之。體。魄。其。苦。已。不。可。償。羣。將。笑。爲。大。愚。而。無。從。得。其。相。喻。然。予。於。此。更。有。說。焉。夫。楊。朱。之。持。現。世。主。義。必。以。爲。天。下。萬。事。萬。物。舉。不。足。以。敵。生。時。體。魄。之。樂。利。故。耳。必。非。生。前。體。魄。無。可。樂。而。必。強。留。此。以。自。苦。惱。也。夫。人。欲。體。魄。

之樂。則必於衣食住三者之求適意。而欲三者之適意。則必於生計使能活潑。而不困窮者。此一定之勢也。然今日之世界。則正各國并立。強國奪弱國之生計。強國國民奪弱國國民之生計。而自求其衣食住之適意。以遂其體魄之樂。之世界也。故於農業。則力求種殖。於工業。則力求製造。於商業。則力求交通。而又知欲求三者之發達。以與他國之國民競爭。必非各個人之力所能濟也。於是合羣力以組織一國家。爲保護一國人民之具。環地球各國之國家。未有不內以保己國國民之生計。外以奪他國國民之生計。爲其職務者也。然猶恐內政不足。以及外復重外交。設國與國競爭之機關焉。爭之不得。則兵力隨之矣。故今世各國之戰爭。非如古者爭地殺人。之役也。戰勝之後。地棄之而不必取。人棄之而不必殺。惟與訂條約。取戰敗國國民之生計。授之以歸於己而已。故兵強國盛者。其國民之衣食住。多有富美優厚。安閒逸樂之象。誠有如楊朱所言。鮮衣厚食。聲音美色者。如英美法德日本諸國之人。皆是此吾國國民所親



見而震駭之歎羨之者也。及反而觀於吾國。則自上至下。人人皆有趨利不遑之狀。爲官吏者。各自營其私囊。謀歸樂於鄉里。問何以故。必曰。生計之故。爲士爲商。爲工。爲農者。日孜孜於社會。求所以自養。且養妻子者。日如不及。問何以故。必曰。生計之故。近十餘年以來。富者降而爲中產。中者降而爲貧。人舉國之人。其於一生數十寒暑之中。能安然坐享。不憂他日之凍死餓死者。蓋四萬萬人之中。不能得萬分之一也。此無他。中國之人。無自保生計之國家。其生計日爲他國國家所分取。他國國民所分奪。而日陷於九生一死之地。其致此之原因。雖甚繁多。然其總因。則必由於我國民之公德不昌。各謀私利。於團體公共之利益。毫不注意。故不能組織國家。以謀公共之生計。因而個人之生計。亦以不保。力薄氣渙。坐待外人之攫。至於今日。四百萬餘之土地。五十年中。已失去二百三十餘萬英里矣。工商不振。每歲流出之財。已至一萬萬四千餘萬矣。各國求其工商運輸之便利。於我國內所起造之鐵路。已至四千四百四十五英

里矣。其餘失去之礦產、航路、稅關、郵政、工廠等，尤所在皆是。取吾人所以爲衣食住之資本者，幾已攘奪盡。猶且競爭未已，不肯稍留餘利，以爲我等養生之具。吾國國民，本欲各營其私利，而不顧公利，而其結果，則以不顧公利之故，至私利亦不可得。所謂生前體魄之樂，不知何年可以適意，而轉死溝壑之期，反日迫一日，不得衣則將凍死，不得食則將餓死，不得住則將勞死。去生之日，漸遠，去死之日，漸近。十年以後，吾恐中國國中，亦將如印度內地，有乞人滿路，餓殍盈谷之慘矣。嗚呼！我國民與其爲楊朱所欺，而長此謀個人獨生之樂，而不可得也，則何不謀團體共生之樂，而因以得個人之樂乎？與其羨英美法德日本諸國人之體魄娛快生計優裕也，則何不自謀我國之生計，而亦求其體魄之安適乎？且與其待凍之至而謀衣，待餓之至而謀食，待勞之至而謀住，則何不早謀之，謀之不得，亦不過凍死餓死勞死而已也。非有他也。且與其明知必有凍死餓死勞死之一日，則何不於未凍未餓未勞而先求其死所，故在今

日之世界而居中國之地爲中國之人避死亦死不避死亦死等死也與其爲避死而死之人何如爲不避死而死之人夫避死而死者中國今日之人之死法也不避死而死者中國古時武士道中諸人之死法也其死則同其所以爲死者則大異加藤咄堂之論死法也分爲六種健全者三不健全者三健全者一曰視生死如一謂聖哲之達觀者二曰死於個人而生於社會謂以死成仁者三曰信天命謂當事變而不亂者不健全者一曰自死以斷痛苦謂自殺者二曰以死爲得未來之生謂情死者三曰以死爲得精神之安慰謂迷信死後之幸福者吾中國武士道中諸人之死法則皆健全而非不健全者若夫今人則方在偷生避死之時即不健全之死法亦未暇研究之也國民乎其有以武士道之精神與四千年前之人物後先相接而發大光明于世界使已死之中國變而爲更生之中國與日本之武士道同彪炳於地球之上稱爲黃種中第一等國之國民者乎則或者挾虛無黨之刃以與雷電爭光也或者舉革命軍

之旗。以與風雲競色也。或者奮軍國民之氣。以使中國國旗揚威振彩於海外。以與列強爭一日之雄也。皆必以至誠無我之精神。而能了解生死問題者。斯不惟政治上之精神。抑亦學術上之精神矣。予聞梁氏將述武士道之死生觀。別爲一書。曰「死不死」。不知其所論與予若何。夫予之欲以佛敎助儒敎。以日本鑒中國也。與梁氏述武士道之意。必相合也。今質之梁氏。以爲何如。湘潭楊度叙。

自叙

新史氏既述春秋戰國以迄漢初。我先民之以武德著聞於太史者。爲中國之武士道一卷。乃叙其端曰。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國之歷史。不武之歷史也。中國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嗚呼。吾恥其言。吾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我神祖黃帝。降自崑崙。四征八討。削平異族。以武德貽我子孫。自茲三千餘年間。東方大陸。聚族而居者。蓋亦百數。而莫武於我族。以故循優勝劣敗之公理。我族遂爲大陸主人。三代而往。書闕有間矣。即初有正史以來。四五百年間。而其人物之卓犖。有價值者。既得此數。於戲。何其盛也。新史氏乃穆然以思。矍然以悲。曰。中國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國民族之不武。則第二之天性也。此第二之天性。誰造之。曰。時勢造之。地勢造之。人力造之。司馬遷。良史也。其論列五方民俗。曰。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懍。恃好氣。任俠。中山地薄人衆。民俗慍急。丈夫相聚游戲。慷慨悲歌。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

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怯於衆門，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由此觀之，環大河南北，所謂我族之根據地，安所往而非右武之天性所磅礴乎？夫形成社會之性質者，箇人也。而鑄造箇人之性質者，又社會也。故人性恒緣夫社會。周遭之種種普通現象，特別現象，而隨以轉移。中國自昔非統一也。由萬國時而三千時，而八百初周，而百二十周東。

史記稱孔子適周其首二十國

春秋時史記有十二國侯年表

而七

戰國時

而歸於壹。其間競爭劇烈，非右武無以自

存。蓋一強與衆弱遇，弱者固弱，強者亦不甚強。數強相持，互淬互厲，而強進矣。其相持者，非必箇人也。強群與強群相持，其強之影響，徧浸漬於群中之分子。而箇人乃不得不強。此春秋戰國間我民族所以以武聞於天下也。抑推原所自始，則由外族間接以磨厲而造成之者，功最多焉。我族之有國，霸始於春秋。霸國者，強權所由表徵也。其在春秋，曰齊，曰晉，曰秦，曰楚，曰

魯諸稱五霸，稱諸主也。非謂諸者以國不以主故，易稱諸國。

吳曰越其在戰國則晉分爲韓趙魏吳越合併於楚而更益以燕此諸國者皆數百年間我民族之代表也而推其致霸之由其始皆緣與他族雜處日相壓迫相侵略非刻刻振厲無以圖存自不得不取軍國主義以尙武爲精神其始不過自保之謀其後乃養成進取之力諸霸國之起原皆賴是也請言齊環齊左右者徐萊淮夷綦強故太公初封營丘萊夷即與之爭國凡史記齊世家其後徐偃王朝三十二諸侯馮驩故太公以悍急敷政而甯子作內政寄軍令齊富強至於威宣蓋以此也請言晉晉故狄地也故晉人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左傳卷廿八年又曰晉居深山之中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周昭十五年又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同成十六年故春秋之世晉與狄相終始而猶未能得志於鮮虞鮮虞白狄別種而戰國之中山也三卿分晉而趙當其衝故武靈王曰中山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魏國故以胡服騎射教民舉國皆執兵焉全晉之時其民旣以仁悍稱至趙益甚

蓋以此也。請言秦。秦最初以討戎功得封。秦仲以來五世與戎爲仇。死戎難者三焉。凡此三秦本紀秦穆修政。乃伐西戎。滅國十二。辟地千里。秦之建國。以血肉與諸戎相搏而易之也。其後商鞅厲農戰。司馬錯伐蜀。而秦即用是以并天下。請言楚。楚之封。與古三苗遺裔爭地。若敖蚡冒。筭路籃縷。以啓山林。其君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曰。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以上三楚本紀楚之能強。皆以此也。請言吳越。吳越通上國較晚。其初代與他族競爭之烈。不深可考。要之亦我族沐甚風。櫛甚雨。而撫其地也。閩閩句踐時代。所以厲其民者至矣。請言燕。燕僻處東北。自春秋初。即有山戎之禍。其後北戎日益暴。而燕亦日益強。是以得并六爲七。以顯於戰國也。太史公曰。天下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史記匈奴傳謂秦與趙與燕也。夫使武靈不以幽弒。樂毅不以間亡。蒙恬不以讒殺。三子者有一焉。能終其業。則黃帝以來。獯鬻之患。或至是而竟消滅。而後此白登之圍。困甘泉之烽火。乃至劉石金元之恥辱。或竟不至以污蟻我國史焉。未可知也。夫其對



於外族之競爭。既若是矣。其在本族。亦地醜德齊。莫能相尙。兢兢於均勢。汲汲於自完。故尙武之一觀念。上非此無以率其民。民非此無以事其上。蓋社會之大勢。所以鼓吹而摩盪之者如是也。六國之末。懸崖轉石之機。愈急愈劇。有勢位者。益不得不廣結材俠之民。以自固。故其風扇而彌盛。名譽譽此者也。爵賞。賞此者也。權利利此者也。全社會以此爲教育。故全民族以此爲生涯。轟轟烈烈。真千古之奇觀哉。夷考當時武士信仰之條件。可得十數端。一曰。常以國家名譽爲重。有損於國家名譽者。刻不能忍。如先穀。變書。卻至。雍門子狄。之徒是也。一曰。國際交涉。有損於國家權利者。以死生爭之。不畏強禦。如曹沫。藺相如。毛遂。之徒是也。一曰。苟殺其身。而有益於國家者。必趨死。無吝無畏。如鄭叔詹。安陵縮高。侯嬴。樊於期。之徒是也。一曰。己身之名譽。或爲他人所侵。損輕蔑。則刻不能忍。然不肯爲短見之自裁。不肯爲懷忿之報復。務死於國事。以恢復武士之譽。如狼臆。卞莊子。華周。杞梁。之徒是也。一曰。對於所尊長。常忠實服從。雖

然苟其舉動有損於國家大計或名譽者雖出自所尊長亦常抗責之不肯假借事定之後亦不肯自寬其犯上之罪而常以身殉之如鬻拳先軫魏絳之徒是也。一曰有罪不逃刑如慶鄭奮揚之徒是也。一曰居是職也必忠其職常犧牲其身乃至犧牲其一切所愛以殉職如齊太史兄弟及李離申鳴孟勝之徒是也。一曰受人之恩者以死報之如北郭騷豫讓聶政荊軻之徒是也。一曰朋友有急難以相托者常犧牲其身命及一切利益以救之如信陵君虞卿之徒是也。一曰他人之急難雖或無與於我無求於我然認爲大義所在大局所關者則亦銳身自任之而事成不居其功如墨子魯仲連之徒是也。一曰與人共事而一死可以保秘密助其事之成立者必趣死無吝無畏如田光江上漁父溧陽女子之徒是也。一曰死不累他人如聶政之於其姊貫高之於其王是也。一曰死以成人之名如聶榮之於其弟是也。一曰戰敗寧死不爲俘如項羽田橫之徒是也。一曰其所尊親者死則與俱死如孟勝之門人田橫之客是也。一

曰其所遇之地位。若進退維谷。不能兩全者。則擇其尤合於義者爲之。然事過之後。必以身殉。以明其不得已。如鉏麇奮揚子蘭子之徒是也。一曰其初志在必死。以圖一事者。至事過境遷以後。無論其事或成或不成。而必殉之。以無負其志。如程嬰成公趙之徒是也。一曰一舉一動。務使可以爲萬世法。則毋令後人誤學。我以滋流弊。如子囊成公趙之徒是也。其餘諸美德。尙不可悉數。要而論之。則國家重於生命。朋友重於生命。職守重於生命。然諾重於生命。恩仇重於生命。名譽重於生命。道義重於生命。是即我先民腦識中最高尙純粹之理想。而當時社會上普通之習性也。嗚呼。橫絕四海。結風雷以爲魂。壁立萬仞。鬱河嶽而生色。以視彼日本人所自侈許曰武士道。武士道者。何遽不逮耶。何遽不逮耶。嗚呼。我民族武德之斷喪。則自統一專制政體之行始矣。統一專制政體。務在使天下皆弱。惟一人獨強。然後志乃得逞。故曰一人爲剛。萬夫爲柔。此必至之符也。作俑者爲秦始皇。始皇既壹天下。鋤群強而獨壟之。賈生記之曰。

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諸咸陽。銷鋒鑄鏃。以弱天下之民。又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民氣之摧殘。自茲時矣。幸其凶燄不久。卽被決潰。而前此遺風餘烈。且尙未沫。故楚漢之間。前躅彌劬。張良等萬乘於褐夫。田橫死絕島而不悔。貫高麋盾以白主。竇嬰擲侯以拯友。猶先民之遺志也。次擢之者。則漢高祖。叔孫通。定朝儀。尊揚主威。功臣武士。皆戢戢惴伏。汗下不敢仰。嘻。蓋稍稍憊矣。然鄉曲豪舉游俠之雄。若朱家。劇孟。王孟。濟南。閻氏。陳周庸。郭解等。聲氣尙動天下。次則景武之間。復大挫之。徙諸侯。強宗豪傑及富人於諸陵。班固所謂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見文選此殆猶始皇殺豪俊。弱天下之意。特其操術巧拙殊異耳。群天下血氣之士於輦轂下。使其心志佚於淫冶。其體魄脆於奢靡。晉狐偃有言。吾且柔之矣。近借與自珍定華文集有京師樂籍說一篇最能發明此義而復選嚴酷之吏。爲司隸。爲尹。以次第鋤之。蓋景帝大誅游俠。史記游俠列傳於齊問之使使遊說此風孝武承流。法網逾密。鄧都。甯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王溫舒。尹齊。楊僕。滅宣。杜周。輩。希指

承寵草薙而禽獮之。而公孫弘主父偃之徒。復假儒術文。茲言以助其欲。

史記游俠列傳云

奏郭祥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請曰解布衣爲任俠行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道無遠途旅郭祥翁伯又徒率保其陵邑之謀實發自主交假史記不津侯主交假列傳云假說上曰天下深傑皆可徒尚陵內實京師外銷盜弊此所謂不謀而害除

者也云至是而尙武精神漸滅以盡矣。太史公傷之曰。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救

而無足數者。如樊仲子趙王孫輩。雖爲俠。而遠遼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姚

西杜南仇東趙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又鄉者朱家之所羞也。

史記游俠列傳

嗚呼。千

百年養之而不足。數十歲鋤之而有餘。不亦重可悲耶。蓋季布以武俠聞一世。

而討伐匈奴之議。猶且以含垢忍辱勸人主。則黃帝以來遺傳之武德。既已銷

磨。而我族之對外始不競矣。要而論之。則中國之武士道。與霸國政治相終始。

春秋時代。霸國初起。始形成武士道之一種風氣。戰國時代。霸國極盛。武士道

亦極盛。楚漢之交。時日雖短。猶然爭霸也。故亦盛。漢初天下統於壹矣。而猶有

封建。則霸國之餘。震成綺也。而武士道雖存。亦幾於強弩之末。不穿魯縞。逮孝

景定吳楚七國之亂。封建絕跡。而此後亦無復以武俠聞於世者矣。嗚呼。時勢

造人豈不哉。然夫歷九州而相。君壑四海以爲家。其進也。旣厲於競爭。有以爲功名之地。其退也。復得所保護。有以爲逋逃之藪。故士之能以武自見者。非獨天性亦形勢使然也。及天下定於一尊。爲人上者。無復敵國之足以勞其狼顧。前此强强相持之勢。忽變爲一强遇衆弱。而其所最患弱者之復起而爲强耳。故前之獎之者。今則賤之。前之翼之者。今則摧之。事所必至。理所固然也。而天下一家。山谷海噬。悉受成於天子之命吏。法網所觸。欲飛靡翼。束手待司。敗而已。倔强者死焉。次焉者易其操。前輩死焉。後起者無以爲繼。夫社會之勢力。必有所承襲。而始得永續。性後起者。雖欲自建樹。則固於其始萌芽之頃。而牧之矣。以故强武之民。反歸於劣。敗淘汰之數。而惟餘弱種。以傳子孫。昔人詩曰。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君子觀此。未嘗不仰天而長慟也。然則我國苟長爲戰國時代。互均勢終不相下。是果爲國之利乎。曰。利害未可知。然大勢固不許爾。爾中國之地勢。爲天然統一之地勢。而幅員如此。其遼廓。戶口如此。其衆多。其

在幼稚時代。非厚集權力於中央。無以爲治。故專制必與統一爲緣。不得。不。以。一。強。馭。群。弱。勢。使。然。也。夫。使。竟。外。無。復。他。強。以。與。我。相。遇。則。長。此。終。古。保。守。秩。序。寧。不。足。以。致。小。康。其。奈。全。世。界。物。競。之。大。勢。又。不。許。爾。爾。夫。是。以。情。見。勢。細。而。二。千。年。來。遂。以。屈。辱。之。歷。史。播。醜。於。天。壤。他。勿。具。論。即。如。漢。孝。武。者。豈。非。一。世。之。雄。主。耶。其。對。外。思。想。雄。健。沈。鬱。白。登。之。耻。縉。幣。之。辱。刻。未。嘗。去。懷。也。膺。懲。之。志。終。身。以。之。而。成。功。遂。不。逮。趙。武。靈。王。者。武。靈。時。代。全。趙。皆。強。孝。武。時。代。則。強。者。僅。孝。武。一。人。而。其。餘。皆。弱。也。以。全。體。積。弱。之。民。而。從。事。外。競。未。有。能。幸。者。矣。孝。武。欲。揚。本。族。之。威。於。域。外。而。又。鋤。本。族。之。氣。於。域。中。此。所。謂。卻。行。而。求。前。也。自。茲。以。還。經。一。度。梟。桀。之。主。則。武。德。之。銷。磨。愈。增。一。度。前。此。所。謂。專。制。者。則。一。人。剛。而。萬。夫。柔。也。後。此。所。謂。專。制。者。則。客。族。剛。而。主。族。柔。也。以。萬。夫。之。柔。者。與。一。人。之。剛。者。抗。彼。雖。武。甚。然。固。極。少。數。踣。之。猶。易。也。至。於。以。主。族。之。柔。者。與。客。族。之。剛。者。抗。則。彼。固。亦。有。多。數。焉。以。爲。爪。牙。始。焉。以。我。弱。故。彼。乃。得。以。強。加。

諸我繼焉以彼強故而我之弱益不可復。瘳遞相爲因。遞相爲果。引而無窮。每下愈况。以三千年前最武之民族而奄奄極於今日。皆此之由。故曰時勢造之地。勢造之。而又不不得不終致憾於人事也。今者民智程度漸脫離天造草昧之域。而時勢蓋一變矣。合五大洲爲一大戰國。而地勢蓋又一變矣。所未變者人事而已。西哲有言。凡可以以人力破壞之物。必還可以以人力恢復之。夫我族之不武。其第二之天性耳。若夫最初之天性。則舉今存諸族。度未有能出吾右者。此歷史所明以告吾儕也。今者愛國之士。莫不知獎厲尙武精神之爲急務。雖然。孔子不云乎。我欲見諸空言。不如徵之行事之博深切明。又曰。無徵弗信。弗信民弗從。又曰。吾舍魯奚適矣。今之君子大聲疾呼以告其同胞曰。君其尙武。君其尙武。未之或聽也。乃襍引五洲史乘。摭偉人言行曰。某氏武。故顯其國。某族武。故長其鄰。豈不使萬里之外。聞而奮興耶。而彼久束溼薪之大多數人。猶或曰。吾秦人而子語我以越之肥瘠也。甚者或曰。天實厚彼。賦之武德。終非。



吾族所能幾也。吾故今蒐集我祖宗經歷之事實，貽最名譽之模範於我子孫者，敘述始末，而加以論評，取日本輸入通行之名詞，名之曰中國之武士道，以補精神教育之一缺點云爾。嗚呼！我同胞興！興！！興!!! 汝祖宗之神力，將式憑焉，以起汝於死人，而肉汝白骨，而不然者，汝祖宗所造名譽之歷史，逮汝躬而斬也。其將何面目以相見於九原也。

凡例

一初撰此編。原欲以供士夫之參考。一二友人見之。謂宜稍整齊之。使適教科用。蓋欲使全國尙武精神。養之於豫。而得普及也。故爲今體。

一武士道者。日本名詞。日人所自稱大和魂。即此物也。以其名雅馴。且含義甚淵浩。故用之。

一本編採集春秋戰國以迄漢初。我先民之武德。足爲子孫模範者。以列傳體叙次之。加以論評。以發揮其精神。

一 所引古籍。皆依原文。有刪節。無改竄。存其真也。

一 各章皆將引用原書。注明章末。非徒以徵信而已。亦以備教科參考。因著述有別裁。往往不能全文直錄。而事之始末。或有不能不爲學生講者。則教師依所注原書。檢之可也。又先秦文字。或有與古難解者。著者斷不敢以今文竄易之。教授者繙原書。當得注釋焉。

一興味爲教育兒童之要件。本編所採事實，皆最有興味，能刺激人腦識者，故以充高等小學及中學之教科，最宜。

一近來新智識輸入，教育必要之條件既繁多，故國文一科，反致欠缺，僅教以識字綴句而已。其餘新出諸籍，又皆間雜譯語，詰鞠爲病，祖國高等文學之精神，遂將失墜。本編所采，皆先秦名文，教者宜擇其中長篇，授學徒口誦，以啓發其文學之天才，勝於讀詞勝理疏之八家文也。

一每篇末所綴評語，不過略發己見而已，引申觸類，是在教者。

一篇首之自序，揭著書本旨，以供教師參考，非爲學生用。教者隨時撥其誼，以詔學生，亦振厲精神之一法也。

一本編叙次，一依年代，惟以孔子爲二千年來全國思想之中心點，故迨冠諸首，以資信仰。

一本編去取，微有權衡，如專諸與荊聶同類，以其爲一私人野心之奴隸，非有

所不得已。且無與全國大計。故黜之。如季布與朱郭齊名。以其亡命齷齪。且貴後無所建白。而以暮氣損民族對外之雄心。故黜之。又如魯仲連。一文弱貴生。未嘗有決死犯難之舉動。然其理想。想實當時武士道之代表。故列焉。凡諸去取。皆此類也。

漢景武以還。武士道消滅。不復有如錦如茶之人物。常光寵我歷史。故記載止於是焉。實編者無窮之遺憾也。但此後吉光片羽。亦非無人。尙思更爲續編。起傳介子。訖張汶祥。若其殺青。俟諸休暇。

甲辰十月

編

者

識

# 中國之武士道目錄

孔子

曹沫

弘演

鬻拳

先軫

狼臆

鄭叔詹

先穀

欒書

郤至

慶鄭

魏絳

李離

鉏麇

奮揚

子蘭子

卞莊子

華周杞梁及其母

目錄

366698

晏嬰

公孫接 田開疆 古冶子

北郭騷及其友

齊太史及其三弟 南史氏

邢蒯賾及其僕

程嬰 公孫杵臼

伍子胥 江上漁父 溧陽女子

申包胥

要離

子囊

雍門子狄

田基

成公趙

申鳴

豫讓

墨子 孟勝 徐弱

聶政 聶榮

趙武靈王

藺相如

侯嬴 信陵君 朱亥

毛遂

魯仲連

王歇

虞卿 平原君

目錄

縮高

荆軻 高漸離 燕太子丹 田光 樊於期

張良

項羽

田橫及其客

樊噲

貫高 田叔 孟舒 趙午

朱家 劇孟 郭解



# 中國之武士道

飲冰室主人



孔子

魯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犁彌言於齊侯曰孔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退孔子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退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於是齊人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謹龜陰之田

(參合左傳定公十年及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

新史氏曰：天下之大勇，孰有過我孔子者乎？身處大敵之衝，事起倉卒之頃，而能底定於指顧之間，非大勇孰能與於斯？其盟辭之力，爭國權不肯讓步，則後此藺相如、相趙折秦之所由取法也。呂氏春秋慎大覽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則孔子之勇，其可以想見矣。按左兵襄十傳云：僖陽人啓行，諸侯之士門焉，縣發，縣人紆扶之以出門。

者似是孔子父叔梁紇事，呂覽記作孔子事，未知孰是，要之孔子之勇，受諸遺傳矣。

曰：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秋水篇孟子引孔子言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論語中庸多以知仁勇三達德並舉，孔子之所以提倡尚武精神者至矣。

新史氏又曰：韓非子顯學篇稱孔子卒後，儒分爲八。漆雕氏之儒，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按此正後世游俠之祖也。孔門必有此一派，然後漆雕氏乃得衍其傳。孟子述北宮黝孟施之風，正若是，而云一似曾子，一似子夏，且引曾子雖千萬人吾往矣之言以爲證，觀孔子射於

翼相之圃。而揚觶辟人曰。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在此位。可見孔門尙武之風。必甚盛矣。至若田常作難。宰我殉齊於庭中。見鹽鐵論是。宰我非竊問氏。蒯賾犯命。子路亂衛於結纓。見禮記檀弓及史記。又盡人所同知矣。說文訓儒爲需弱。其去孔子之真。不亦遠乎。今叙次武士道。一依年代。惟首列孔子者。示一國以嚮往云爾。

曹沫

(或作曹沫或作曹劌)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尹臣之位。顏色不變。(史記刺客列傳)

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

許之。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翹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翹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無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呂氏春秋上德篇）

新史氏曰：曹子一怒以安國家定社稷。偉哉！曠古之奇功也。史遷以之與專諸聶政並列。夫專聶者。徇一人之恩仇。以死報之。俠則俠矣。而於大局何與也。若曹子者。其千古武士道之模範矣。

弘演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于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爲禡。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

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呂氏春秋忠廉篇）

新史氏曰。呂氏所以論弘演至矣。晏子有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親。誰敢任之。若是夫懿公殆可死之君也。然以一死動強鄰。使國家亡而不亡。是則非爲獨夫死。爲國民死也。

### 鬻拳

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於階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絳。皇（杜注）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爲大閻。謂之大伯。（左傳莊十九年）

新史氏曰。君敗而歸。則拒弗納。何以故。以辱國。故國重於君。君而辱國。吾弗君也。鬻拳可謂知愛國之大義矣。強迫其君。使恢復國威。記曰。君子愛人以

德。小人愛人以姑息。鬻子其愛君以德者歟。君爲社稷死而後死之。又何凜凜也。武士之精神具矣。

先軫 狼曠

晉先軫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墜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狄伐箕。八月。晉侯敗狄于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左氏僖三十三年傳)

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因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寧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蓋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曠

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臆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盪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左氏文二年傳)

新史氏曰。若先軫狼臆者。可謂春秋時武士道之代表矣。先軫於秦帥一事。以其關於國家大計也。雖以君主太后之過舉。曾不稍假借。愛國之熱誠。驅迫使然也。事過而自覺失禮。亦不肯稍自假借。自愛之熱誠。驅迫使然也。彼有大功於國。而猶若是。使周亞夫而知此也。則何有怏怏非少主臣之誚乎。狼臆不甘被黜。以失其勇名也。不肯犯上。以是爲非。武士之道德也。左氏評之曰。君子宜矣。大抵當時所謂武士道者。苟有一毫損害其名譽者。則刻不可忍。犧牲身命。以回復名譽。彼視名譽重於生命也。雖然。又不肯妄殺人。

不。肯。妄。自。殺。以。殺。人。爲。亂。暴。之。舉。動。自。殺。爲。志。行。薄。弱。之。徵。也。故。必。俟。國。家。有。戰。事。乃。牽。先。陷。敵。陣。一。死。以。揚。國。威。如。此。者。謂。之。大。勇。嗚。呼。是。可。爲。百。世。師。矣。

鄭叔詹

晉文公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救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人。晉人將亨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爲將車。

(國語晉語)

新史氏曰。史記鄭世家云。詹言於鄭君曰。晉所以圍鄭。以詹死而救鄭。



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與。國。語。異。要。之。詹。之。辦。一。死。以。救。國。則。事。實。也。其。得。放。免。則。其。智。也。藉。曰。死。焉。則。其。仁。也。皆。我。輩。所。當。崇。拜。者。也。

先穀 欒書 郤至

楚伐鄭。晉師救之。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即荀林父欲還。欒即欒書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期。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爲將帥。而卒以非夫。惟羣子能我不爲也。以中軍佐濟。（左氏宣十二年傳）

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欒武子書名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六月。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鄆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左氏成十六年傳）

新史氏曰。邲之戰。鄢陵之戰。皆非晉之福也。先穀欒書卻至三人者。其人格皆不足道。今舉之者。不以人廢言。謂其言皆以國家之名譽爲重。可以代表當時全國尙武之精神也。晉之建國。在羣狄之間。故籍談曰。晉居深山之中。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左氏昭十五年傳范燮亦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及十六年傳蓋晉之國勢。非取軍國民主義。無以自存。故武士道之風。晉最盛焉。此所以能稱霸百年。而戰國以後。三晉之威稜。且未墜也。

慶鄭 魏絳

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讐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秦伯伐晉。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可若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乘小駟。鄭產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

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發憤。陰血周作。張脉憤興。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澆而止。公號慶鄭。鄭曰。復諫違下。固敗是求。又何號焉。遂去之。秦及晉平。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左氏僖四十五年傳）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

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左氏襄三年傳）

新史氏曰：有罪不逃刑，一語是當時武士道最要之信條也。先軫、慶鄭、魏絳皆守斯律也。又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可見當時軍人之理想。

李離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傅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史記循吏傳）

新史氏曰：以死殉職，守以死殉法律，勇之至也。是真能得法治國之精神哉。當時武士道成爲風氣，其所感被不獨在軍人社會而已。

鉏麇 奮揚 子蘭子

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左氏宣二年傳）

楚平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矣。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左氏昭二十年傳）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說苑立節篇）

新史氏曰。三人者。其實頗相類。其殉其職守也。猶李離之志也。其有罪不

逃刑。猶魏絳之志也。而奮揚之智。足以全人父子。尤侷乎遠矣。

下莊子。華舟杞梁及其母

下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齊與魯戰。下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汝爾家。宜止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

(新序義勇篇)

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鬪。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

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閒。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

（說苑立節篇）

新史氏曰。此三人者。皆以身殉名譽者也。以武士立於國中。而蒙不武之名。刻不能忍也。或曰。彼於其戰也。則既已恢復其名譽。君帥重之。鄰國敬之矣。其死不亦可已乎。曰。當時之武士。以爲名譽一玷。則其恥終身不可洗滌。猶婦人見污於強暴。非死無以自明也。是其特別之理想也。孟子曰。可以死。可

以無死。死傷勇。蓋謂此焉。雖然。是可以厲末俗矣。今日寡廉鮮恥之國民。以此藥之最良。

晏嬰

齊崔杼弑其君。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行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慶立景公。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

（左傳襄二十五年）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大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陷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劔而



入。惟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楮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殺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旣在脰。劍旣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天討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懸於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晏子春秋)

四篇樣上)

晏嬰

一七

新史氏曰。晏子可謂能愛國矣。其不死莊公之難。非苟活也。爲國民者。有死國而無死君。此大義我國人罕有知之者。惟晏子明辨之。其在崔氏門外之數言。雖梨洲之原君原臣。何以加焉。及入盟之際。攫逆鱗。冒刃去。死不容髮。而詞嚴義正。慷慨從容。一何壯也。疾不必生。徐不必死。晏子。所以養之於平日者。素矣。卒定大難。以其君顯。有以夫。

公孫接 田隴疆 古冶子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勅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

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獮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鼃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鼃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鼃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治視之。則大鼃之首。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劔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晏子春秋內篇諫下)

新史氏曰。晏子固好勇者。乃以卑劣手段殺此三人。以挫士氣。豈不甚哉。後

諸葛武侯爲梁甫吟以哀之曰。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里上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借問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旦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誠恫之也。然三士者。重名譽而能下人。競功名而不惜死。武士之精神。武士之道德。皆具矣。百世下猶將見其氣象焉。表同情者豈特一武侯哉。

北郭騷及其友

齊有北郭騷者。結罟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大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

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當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仇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箚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方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箚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自己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晏子春秋內篇雜上、呂氏春秋士節篇略同）

新史氏曰：北郭騷之於晏子，與侯嬴之於信陵君，何異焉？而騷之著稱於後世，不若嬴，則一見於史記而一不見也。附驥益顯之義，信夫。抑北郭子之義，非徒報晏子也，而實以安齊國侯生死以存趙。北郭子死以安齊，重於泰山，其是之謂乎？其友亦第二之北郭也。書闕有間，名以不章，悲夫。君子不輕受。

恩於人受則必思所以報之於戲古之人哉古之人哉而今亡矣

齊太史及三弟 南史氏

齊崔杼既盟於大宮。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左氏襄二十五

年傳）

新史氏曰。忠於職。任能盡義務。不畏強禦。不枉所掌者。是謂大勇。齊大史兄弟四人及南史氏當之矣。豈徒史家之模範。實全社會人所當步趨也。轟轟男子。乃佚其名。後史之責矣夫。

邢蒯賾及其僕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賾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賾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賾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

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說苑立節篇）

新史氏曰。邢蒯賸事大類弘演。其與晏子死國不死君之義頗異。雖然。其地位固異也。晏子自信不死。可以定國家。蒯賸智德不逮。晏子死而可也。其對其僕之言。深合於論理法。抑僕亦偉人矣。

程嬰 公孫杵臼

房所賣者始有能於靈公及至子孫少而西貝為司寇將治靈公之賊以改趙盾告將時曰指蔭不矢程為賊首以目賊殺子

晉屠岸賈將誅趙氏。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

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趙盾在

外多先

諱之稱

諱之稱

諱之稱

君之亡也。賈不駐

君之亡也。賈不駐

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孫杵臼曰。趙世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崇。景公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羸也。中衍人而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



叔帶

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尙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  
 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  
 將。玉賜以死。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以君矯  
 命。并命羣臣。非然。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  
 死。自後之也。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  
 武趙武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  
 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  
 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  
 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  
 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新史氏曰。程嬰杵臼之義。古今稱之。吾贊蓋贅焉。獨嬰大功。既成。宜可不死。  
 顧必死者。不負初志也。當時武士道之信條。則然也。於戲。嫩哉。

（史記趙世家）

伍子胥 江上漁父 溧陽女子

昔者荆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來也。子奢對曰。尚爲人也。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爲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王必早閉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大憂。於是王卽使使者召子尚於吳。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人告子尚於吳。吾聞荆平王召子。子必毋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報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而不報父之仇。是非勇也。子尚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死。絕父之望。賢士不爲也。意不同。謀不合。子其居。尚請入。荆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冑。毅弓。出見使者。謝曰。介冑之士。固不拜矣。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爲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荆平王。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而并殺子尚。子胥聞之。卽從橫嶺上太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

重移。於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卽從漁者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爲不出。船到卽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爲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爲。子。胥。卽。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爲。漁。者。渡。於。子。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母。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卽。覆。船。挾。七。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卽。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

之中而死。子胥遂行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越絕書）

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史記楚世家）

新史氏曰：伍子胥引外族以自覆其祖國，律以愛國之義，蓋有罪焉。雖然，復

讐亦天下之大義也。怨毒之於人甚矣，父冤死而不報，則亦無人心者也。以

孔子之聖，猶且去魯于七十二君，當時風尚如是，於子胥何責焉？其智深勇

沈，則真一世之雄也。江上丈人，擊絮女子，悠悠行路，乃爲之死，豈崇拜英雄

之心所驅使耶？然則張儉之望門投止，破家相容，（見後漢書張儉傳）其又不足異也已。

申包胥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

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左氏定四年傳）

吳與楚戰。莫蹕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於是乃贏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躡蒙籠。蹙沙石。蹶達膝。曾齒重脰。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鶴跽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黢墨。涕液交集。以見秦王。（下略）（淮南子）

吳師既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爲身也。救急除害。非爲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新序士節篇）

節篇

新史氏曰。以愛國之義。則包胥又賢於子胥遠矣。七日七夜。不飲食。不絕哭。以拯國難。自古及今。天下萬國。未嘗有也。得一人。可以光國史矣。功成不受賞。蓋認愛國爲應盡之義務。不自知其爲奇節也。於戲。其人格又出魯仲連上矣。

要離

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拏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

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掙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悅。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夫爲故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掙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

（呂氏春秋）

新史氏曰。要離之事業。非有益於國。而至湛棄其無罪之妻子。以長君之惡。君子弗稱也。但其愛惜名譽。亦有足多者焉。其卞莊華周杞梁之與。儻乎已辱。則不可以生。是誦當時武士之訓條也。

### 子囊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

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母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劔。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 (說

苑立節篇)

新史氏曰。君子一言一動。必計其影響之所屬。事有爲一時之利者。有爲百世之利者。若乃兩者之利害不能相容。則君子之所以自處者。幾窮而首鼠之輩。往往託以自文矣。惜也。未聞子囊之教也。既犧牲其名譽。以捍國民目前之患。復犧牲其身命。以爲國家百年之計。非眞愛國者能如是耶。孔子曰。好仁者無以尙之。子囊有焉。

雍門子狄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耶。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



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說苑立節篇）

新史氏曰：西人之愛國也，有慢其國旗者，則致死焉。夫國旗則何與大計，顧爲之死者，示國之不可侮於人也。旗且不可侮，而況於國侮且不可而況，乃動其豪末也。吾聞日本維新以前，美將軍彼理以舟至，測量其海岸線，而舉國譁然，尊攘之聲，風起水涌。其後英人偶衝犯長門藩侯之鹵簿，而士爲之死者七人，是猶雍門子狄之恥越甲鳴其君也。顧自是以還，歐美諸國，遂莫或敢侮日本。士氣之足以威鄰國也如是乎？則雍門以一死卻越軍，又奚怪

焉。嗚呼。以我。國。近。數。十。年。來。所。更。之。國。恥。使。其。在。春。秋。戰。國。之。世。也。吾。知。其。絕。吭。刳。腹。者。相。屬。於。道。矣。詩。曰。天。之。方。斲。無。爲。夸。毗。傳。曰。夸。毗。柔。脆。無。骨。也。嗚。呼。以。何。因。緣。而。至。於。此。

田基

佛。胥。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祛。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鼎。佛。胥。播。而。去。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爲。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說苑立節篇)

新。史。氏。曰。廉。士。不。恥。人。又。當。時。武。士。一。信。仰。之。條。件。也。城。北。餘。子。其。於。道。德。責。任。備。踐。之。矣。

成公趙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爲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隣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隣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檣於彭山之上。

（說苑立節篇）

新史氏曰：曹沫藺相如皆要挾隣主以圖恢復國際上之權利耳。其真處心積慮以圖刺萬乘之君者，自成公趙始。而又不肯用詭道假他力以達其志，一言一動皆使可法於後世。嗚呼！豈不賢哉！豈不賢哉！功不就而以身殉之。

是所謂殉其志者也。

申鳴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

(韓詩外傳)

新史氏曰。悲哉申鳴之志事不能兩全也。雖然始也順親之志。終也死國之職。申鳴之志事其已兩全也。

### 豫讓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吾其報智伯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

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以。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歎。泣。曰。嗟。乎。豫。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

新史氏曰。堅忍若豫讓者。何事不可成哉。然竟不成。豈力固不是。以勝命耶。史記索隱引戰國策云。豫讓擊衣。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案今本國策無此語。而司馬貞云云。必有所據。豈後人據史記以刪國策耶。果爾。則豫讓之目的。蓋已達矣。就使不達也。而其義聲至今日。猶令讀者震盪心。目。其所以感化社會者。亦深矣。夫。豫子欲以愧天下。後世何知愧者。寥寥也。

新史氏又曰。史記刺客列傳。首曹沫。次專諸。次豫讓。聶政。荆軻。吾叙述武士。備載諸子。而獨遺專諸何也。曹沫。荆軻。皆爲國事。一成一敗。同照天壤。尙矣。豫讓。聶政。俱報恩仇。恩仇者。武士道之一要素也。若專諸則爲公子光。伍子胥之傀儡。無意識之義俠。徒助篡逆。風斯下矣。此去取之微意也。

墨子 孟勝 徐弱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百舍重繭。裂裳裹足。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罽。而欲竊之。舍其文繡。鄰有裋褐。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罽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枿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裋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



也。爲與此類同。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攻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盤詰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墨子公

輸篇）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湯蹈火，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

（淮南子）

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

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反死之。

(呂氏春秋上德篇)

新史氏曰。墨子。聖人也。其教澤遠矣。救世之患。急人之難。無所爲而爲之。孟子稱墨子。麤頂至踵以利天下。誠哉其然哉。墨學非攻而尙武。魯人有學其子於墨子者。學而成。戰而死。其父慰焉。墨子譬之以是。猶欲糶糴。糶則恤。糶則見。墨子以戰死爲光榮。而謂求學之目的。即在於是矣。故門弟子百數。皆可赴湯蹈火。其所以爲教者使然也。故欲備軍國民資格者。不可不學墨。觀於孟勝徐弱。重然諾。重義務。輕死生。嗚呼。聖人之徒哉。聖人之徒哉。

聶政 聶榮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且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丈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謹。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旣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

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寡侯。聶政刺之。兼中寡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

眼。屠。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榮。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戰國策韓策）

新史氏曰。聶政之俠。舊史之所以稱道者至矣。吾無贅焉。勉贅一言。則曰。學。聶。政。者。當。學。其。性。情。之。厚。而。已。夫。其。有。母。存。不。許。友。以。死。猶。普。通。之。義。也。乃。敬。敬。一。姊。而。猶。顧。戀。之。不。欲。以。相。累。乃。至。抉。眼。屠。腸。以。絕。蹤。似。嗚。呼。何。其。藹。藹。然。孺。子。耶。天。下。豈。有。天。性。涼。薄。之。人。而。能。以。俠。聞。者。哉。

### 趙武靈王

武靈王平晝閉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

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竊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殆母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緜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

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

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絺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窟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鄙。非社稷之神靈。卽鄙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



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

（戰國策趙策）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

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同上)

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

(史記趙世家)

新史氏曰白黃帝以後數中國第一雄主其武靈王哉其武靈王哉中山者春秋之鮮虞赤狄最大部落也春秋上半期狄滅邢滅衛滅溫伐周伐齊伐晉伐魯使中國百年無寧息者此族也推而上之則黃帝以來之獯鬻周之玁狁犬戎亦此族也爲中國病者已三千年晉人以舉國之力滅其部落若

潞若肥。若藪若廡。咎如。若甲氏。若留吁。若鐸辰。若鄴瞞。而獨不能得志於鮮虞。至武靈王。乃犁其庭。而掃其穴也。林胡樓煩者。此後之匈奴也。爲中國患者。亦千餘歲。而武靈王預摧其虺。而伐其孽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吾以爲靡。趙武靈王。則五胡之禍。竟見於戰國之際。未可知也。故武靈王實我族之大功臣也。舉朝實行胡服。得地改爲騎邑。其所以振厲尙武精神者。至矣。卒能大張軍國主義。收不世之功。若於中國。求斯巴達。則其時之趙當之矣。乃至微服冒險。入秦庭。倏忽而來。倏忽而逝。嗚呼。武靈王。其猶龍乎。

### 藺相如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

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太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

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疆秦之驢，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

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

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

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泰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新史氏曰欲識權利思想之爲物者請視藺相如矣欲識權利思想與國家之關係者請視藺相如時代之趙國矣太史公述相如事字字飛躍紙上吾重贊之其蛇足也顧吾讀之而怦怦然刻入於余心者一言焉則相如所謂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嗚呼此其所以豪傑歟此其所以聖賢歟彼亡國之時代曷嘗無人才其奈皆先私讐而後國家之急也往車屢折來軫方遄



悲夫。

侯嬴 信陵君 朱亥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信陵君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

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贏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

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尙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

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喏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曰：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轡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

（史記信陵君列傳）

新史氏曰：屈指古今中外歷史，其以一人之生死拯萬乘之國於瀕亡之際。

者。有。幾。乎。誦。西。史。者。莫。不。艷。稱。法。之。奇。女。子。貞。德。氏。若。以。比。諸。侯。生。何。足。算。也。侯。生。真。絕。代。佳。人。哉。然。非。信。陵。公。子。之。義。俠。亦。何。以。得。之。公。子。固。完。全。一。武。士。之。人。格。好。客。又。其。餘。事。耳。去。千。乘。之。位。而。入。虎。穴。以。急。朋。友。之。難。吁。何。可。及。也。論。者。以。廁。諸。平。原。孟。嘗。春。申。之。列。烏。足。以。知。公。子。

### 毛遂

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

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

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乃今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

（史記平原君列傳）

新史氏曰：毛遂一小藺相如也。其智勇略似之，其德量不逮，要亦人傑也已。

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

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閒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潛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潛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旣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



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削。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

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說曰。噫。嘻。亦大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潛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管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潛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然且欲行天子

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

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爲陳利害曰：爲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爲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我自刃。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誦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

（資治通鑑卷六）

新史氏曰：魯仲連蹕蹕一書生。未嘗與聞諸侯之政。未嘗預軍事。然觀其折梁使。存趙國。其詞氣之間。一何凜然。其不可犯也。其權利思想。一何高尚。而圓滿也。秦將聞之而爲退卻。蓋浩然之氣。有以勝之矣。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斯。爲人排難解紛。而無取。此墨子所以存宋。而宋莫之德也。魯連先

生於齊於趙兩見之矣。先生真墨者之徒哉。孔叢謂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然則魯仲連何爲不可學而致也。豈惟魯仲連。凡古來之豪傑。皆予我以可學之模範矣。而學者曰。我不能。我不能。獨奈之何哉。

附左太沖詩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群。臨組不肯綵。對珪不肯分。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雲。

附李太白詩

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耀。卻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願向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王歎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歎賢。令於軍曰。環蓋

三十里。毋入。以歃之故。已而使人謂歃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歃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歃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脛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歃布衣義。猶不肯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爲襄王。

(說苑立節篇)

新史氏曰。天下事有目的在此。而結果在彼者。如弘演之存衛。王歃之復齊。是矣。彼當其就死也。以是爲踐道德之責任。行吾心之所安而已。至其更生出絕大之影響。非彼所敢望也。而精神所感。遂以至是。然則沾沾焉計功。而後爲義者。其亦不誠也已耳。不誠故無物。

虞卿 平原君

秦范雎數魏使須賈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

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  
雖必報其讐。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  
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  
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  
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讐。在君之家。願使人歸  
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  
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一書曰。  
王之弟在秦。范君之讐。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  
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  
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  
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  
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簞。一

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授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史記苑囿蔡澤列傳)

新史氏曰。虞卿可不謂賢耶。不惜擲相印以急其友之難。以視郭揖之於范滂。范滂此後漢書愈難能而可貴矣。去官後乃著書以覺後世。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所謂虞氏春秋。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虞氏春秋十五篇。六藝略虞氏微二篇。是也。太史公救李陵。亦頗類虞卿。故史記亟稱道之。抑平原君身在虎口。而不肯賣友以求免。所謂濁世佳公子。非耶。魏齊以不見重於信陵。遂自捐棄。亦古武士之遺哉。

縮高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也。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曰。無

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戰國策魏策）

新史氏曰：犧牲其身，以免國難者，吾於鄭叔詹之後，得縮高焉。抑縮高不陷，其子於非義，可謂能愛子矣。不以愛子之故而陷其國於難，可謂能愛國矣。抑信陵君之愛義若渴，亦有足多者焉。微信陵曷能成縮高之名哉。

荆軻 高漸離 燕太子丹 田光 樊於期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

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竊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

置之。匈奴是故。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鵬鷖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生。先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

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

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卿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卿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且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窟困來歸。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卿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荆卿曰。

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搥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其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搢搢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旣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軻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畱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旣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泣。又

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曠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番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



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囊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擊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區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

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史記刺客列傳）

新史氏曰。擊刺者對付民賊最後之手段也。彼俄羅斯虛無黨亦曷嘗不欲以戎馬矛戟相從事。而卒不得不乞靈於炸彈七首者。勢使然也。蓋當時人人心目中皆惟有此最後之一著。荆軻之死也。而先之以田光。中之以樊於期。又有高漸離以爲之尾聲。吁。何其多賢也。雖由風氣養成。使然抑時勢亦有以造之矣。荆卿以還。次有張良。次有貫高。皆同起於前後三十年間。自茲沈沈黑闇數十世紀。不復有此等人物聞於歷史矣。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

柔先民之元氣。斷喪如此其易也。誰之罪歟。

附陶淵明詩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羸○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已○提○劍○出○燕○  
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  
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  
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透○  
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  
千○載○有○餘○情○

張良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

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爲任俠。下略。

（史記留侯世家）

新史氏曰。留侯。天下之大俠也。靡俟吾贊。太史公詫其狀貌如婦人好女。夫武士道者。非膂力之謂。心力之謂也。婦人好女。何害其爲武。或曰。留侯晚歲。蓋得道焉。吾謂留侯。以道自隱者也。夫使武士而不得不以道自隱。世變。蓋可知矣。自留侯以後。而武士。蓋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云。吾叙述至此。而幾不禁獲麟之涕也。

### 項羽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

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  
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  
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  
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  
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  
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  
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  
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  
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  
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  
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  
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

不如先鬥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狼如羊，貪如狼，疆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困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疆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疆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習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

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鬥智不能鬥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

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愴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



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復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往。乃自刎而死。

（史記項羽本紀）

新史氏曰。項王爲不世出之英物。至今百世後。婦人孺子。猶能道之。寧侯吾喋喋。史記本紀萬餘言。皆鐵血之歷史也。本編義取別裁。不可悉錄。錄其最可矜式者。若其以新造烏合之軍。抗積威之秦。以救瀕亡之趙。可不謂義俠耶。不忍於人民之苦戰。而欲與漢王決鬥。可不謂仁勇耶。垓下末路。不肯渡江。而云無面目以見父老。此乃真武士之面目也。唐人詩曰。勝負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是豈足以語於血性男子之心事哉。若乃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仇。報魯國之羞。則又事勢不同。未可以相非也。

田橫

(前略)漢王立爲皇帝。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鄙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

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而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尙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刎。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旣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廼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史記田儋列傳)

新史氏曰。太史公既傳田王。重爲贊曰。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崇發云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不知因畫

田橫及其黨徒死節之非何哉

其所以崇拜者至矣。求諸近代歷史。則臺灣鄭氏。殆庶幾焉。顧亡

鄭氏者。鄭氏部將也。以視田王之客。何其遠矣。齊自太公以來。卽世與萊徐夷競。故其軍國民主義。養之至深且厚。以五百人者。結八百年之局。其亦不負太公管子之教矣。孟子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田王有焉。

樊噲

項王宴漢王於鴻門。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曠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

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頃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

(史記項羽本紀)

沛公至咸陽。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室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

(史記留侯世家)

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諸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

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史記)

記樊鄴滕灌傳)

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迺爲書使使遺高后曰。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今歌喏之聲未絕。瘡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 (漢書匈奴傳)

新史氏曰。吾於漢興諸傑中。最愛樊將軍鴻門之會。智等蘭如。勇過毛遂。捷追曹沫。無將軍則無漢王。人人同知矣。若其諫咸陽狗馬之愛。糾寢疾倦勤之失。何其明於大體也。匈奴侵暴辱中國。自平城敗後。舉中國畏之如虎。獨

將軍不能忍。願以十萬橫行。蓋武士可殺而不可辱也。季布說行。而中國對於外族。乃不競矣。數千年來。造成一對外可恥之歷史。悲夫。使樊將軍說行。則文景間之禍。或不至若是甚耳。後人徒見淮陰羞與噲伍。謂噲一粗豪武夫耳。實則噲之識量。寧信等所及邪。

貫高 田叔 孟舒 趙午

漢五年。張耳薨。子敖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塔禮。高祖箕倨。嘗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爲乎。令

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公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剗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籛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驢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



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救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吭。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爲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等謀弑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有敢隨王者。臯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

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頷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中略)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頽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卒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

(史記田叔列傳)

新史氏曰。語有之。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若貫高。豈所謂從容就義者耶。以視趙午等之以一死自謝。何其遠矣。抑漢王一無禮。而趙之士數十人。皆欲以死報。田叔傳言趙相趙午等數十人其猶越甲鳴君之恥歟。顧何以能舉朝一致若此也。張敖辱王安。足以致此。則三晉之遺澤長哉。有田橫之客五百。以結三齊。有貫高之徒數十。以結三晉。先民有靈。其亦瞑矣。至若孟舒守塞。民爭爲死。非平

日。以。武。士。道。精。神。素。養。之。烏。克。有。此。孰。謂。孟。舒。而。僅。長。者。也。

朱家 劇孟 郭解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輜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無不延頸願交焉。

（史記游俠列傳）

高祖購求季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乃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

曰。季布數爲項羽窘。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耶。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朱家以此名聞當世。

(史記季布欒布列傳)

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死。家無餘十金之財。

(史記游俠列傳)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

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収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

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之旁。那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嘗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椽。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椽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來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

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族道。遂無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孺。雖爲俠。而遠。遠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史記游俠列傳）

新史氏曰。閭里之有游俠。其武士道之末運乎。上焉既無。尙武之政府。以主持獎勵之中焉。復無強有力之賢士大夫。以左右調護之。而社會不平之事。且日接於耳目。於是乎鄉曲豪舉之雄。乃出而代其權。太史公曰。緩急者人之所時有也。夫生於專制政府之下。政治不修。法令不直。民之良懦者。其平居或往往不得衣食。委轉溝壑。在上者既無道焉。以振拔之矣。而法網嚴密。

爲阱於國中。或偶觸犯。而非有意也。或並未觸犯。而乾餼之怨挾之。枉曲之吏從而羅之。則宛轉無所控告。束身爲魚肉。以待命於刀俎已耳。於此時也。有人焉能急其難。致死而之生之。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也。亦宜。故游俠者。必其與現政府常立於反對之地位者也。其始也。所有行動。皆起於不得已。及其習焉。養成一種沈鬱恣睢之特質。而勢力復足以盾於其後。則可已。而已者有焉矣。太史公曰。俠以武犯禁。俠之犯禁。勢所必然也。顧犯之而天下歸之者何也。其必所禁者。有不慊於天下之心。而犯之者。乃大慊於天下之人心也。孔子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則於霸者亦次節取焉。吾於游俠亦云然矣。雖然。爲俠亦有界說焉。曰。於政府所禁。其不慊於人心者。則犯之宜也。非謂凡所禁者。不論直與不直。而一切犯之也。若最初之俠。朱家劇孟之徒。蓋知此義。郭解以後。挾其藩籬矣。若史所記鑄錢掘冢。睚眦報怨。其手段一何卑劣也。其悖反於武德。抑亦甚矣。春秋戰國之武士。必不爲。即朱



劇孟亦所不屑也。自解以還，風益不競。史公傷之曰：盜跖居民間者耳。則武士之面目，被此輩點污，無所復餘矣。雖然，使游俠長存，而欲其長保，此界說也能耶？否耶？曰：勢必不能，吾固言游俠之起，由社會之不平，有以胎之。不平與不相乘，則愈生不平，其必橫決而失其常度者，勢也。毋語古者，請言今日。今日之社會，其尋常人隨波逐流，爲腐敗之空氣所吞滅，若其少年踴躍有氣之士，則其舉動，又往往奔軼於道德之範圍外者，何也？斯固不得盡爲若人咎也。社會一種秋冬之氣，實有以造之。欲爲根本的救治，非春夏其社會焉。不可。夫不見日本二十年前浮浪之士，徧滿國中，而社會若蹙乎？其不可終日也。而今也，嬗代未及一世，而舉國何融融也。由此言之，閭里有游俠，必非社會之良現象明矣。雖然，苟舉社會之不平，而平之，使游俠無可以存立之餘地，則社會之福也。而不然者，以不平益不平，並一綫萌芽之游俠，而施斧斤焉，則必至斷絕國民之元氣，而其國非糜爛於盜賊，即篡奪於外族。

此數千年來我國史得失之林也。嗚呼！由春秋戰國之武士道而一變爲漢初之游俠，其勢之不足以久存，抑章章矣。蓋其武德已不復能循正軌而行，而橫溢焉，以乖其性，淺譬之，則猶窮鼠之齧貓也。終亦必爲貓斃而已。故文景武三代以直接間接之力，以明摧之，而暗鋤之，以絕其將衰者於現在，而刈其欲萌者於方來。武士道之銷亡，夫豈徒哉！新史氏曰：吾述中國之武士道起孔子而訖郭解，陰氣森森而來襲，余心吾投筆歎歔而涕交頤。

## 中國之武士道（終）

嗚呼！中國之武士道「終」吾以白衣冠送中國之武士道，吾以錦綳葆迎中國之武士道。一靈未沫，輪迴不謬，魂兮歸來，重爲祝曰：「中國之武士道」現中國之武士道甦。

甲辰十月朔夜長風緊雞鳴人靜燈燧墨凍時閣筆

高等 小學 中學 適用

國史讀本

此書爲關中李孟符水部編輯近來國史教科之書汗牛充棟大抵取材東籍語焉不詳且質朴無文不足以助讀者之興趣是編取歷朝大事及偉人言行纂爲短篇文字言必求其馴雅事必徵諸翔實而於國威隆替之故尤三致意焉大意欲合歷史國文爲一術使學者考史之餘因以識屬文之義法誠中學高等小學適用之良教科書也 全書十册 每册大洋二角五分

上海四馬路廣智書局白

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八版

定價大洋三角五分

版權所有

著者 飲冰室主人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廣智書局

印刷所 上海西門外梅林山路隱元里  
廣智書局

分售處 各省大書莊

(中國之武士道)

